

3.1415926



1+1=?



jī hū

bèi

jiù

几乎被拯救

zhěng

徐斯韡

xú sī wēi



jī hū bèi
zhōng jiù

几乎被拯救

徐斯韓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几乎被拯救/徐斯韡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2

ISBN 7-5321-2807-5

I. 几… II. 徐…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9960 号

责任编辑:韩 樱

封面设计:路 文

美术编辑:王志伟

几乎被拯救

徐斯韡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l.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5.75 插页 2 字数 146,000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100 册

ISBN 7-5321-2807-5/I·2168 定价:1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69178575

献给那个每个月给我写明信片的女孩子
是命运制造了我们

——亲爱的 REKKO,我把你写死了,彻底地,从一个人到一头猪,你还是死了。我不是有意的,我只是想做一个男人,就像你要我做的一样。你是一个绿色的花园,我正在飞出去。

——亲爱的,这没有关系,这是我的荣幸。死也是一种生活。这很完美。



第 一 章

我很愤怒,但是特别快乐

—

我读初中时有一个班主任,我很想摆脱他。因为我不喜欢他。他是一个历史老师,他喜欢讲拿破仑——这是很糟糕的事情,这让我和法国沾上了边。我讨厌这一点,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从我进高中的那一刻,他仍旧跟随着我。他倒是对我挺友好,总是夸我本分,也懂得尊重人。

听到这种话的时候我往往都伴着冰冷的微笑,好像是受到嘲讽的样子。因为我不知道他是真的夸我还是在讥笑我——他的眼镜片背后总是看不清眼睛,这让我感到他在用眼角蔑视我。

我也就越来越受不了了。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慢慢找到了聊以自慰的理由:其实我对他的尊敬全都是一派胡言,而我也从来没想过要尊敬这个人。这样的想法使我的心里得到一些平衡。至少我可以认为他对我的蔑视是有由来的,那就是我对他并不尊重。

如今想来,那些乱七八糟的人际关系,也是如此。在相互间的

眼神中得到彼此位置的讯息,从而确定,我对你是该爱还是该恨,是该亲近还是该疏远。

想想以后三年的日子都要和这位亲法国的历史老师抬头不见低头见,我明白自己必须适应这种寻找平衡的过程,这种能说会道的过程,这种实质空洞的过程。我也知道那将过早地让我变老。

二

我读高一的时候,废废高三。我们在一所高中附近的大排档上相识。他穿着一身白色运动衣,和我并排坐在一个长凳子上。他和他对面的同学,大声说着“红旗下的蛋”,和崔健。那并不是一个崔健流行的时候,那个时候崔健热刚刚衰退,而明星们也开始被大肆地制造起来。

我说,你也喜欢摇滚乐? 他说是的。我说崔健? 他说是的。于是特别奇怪的,从相遇相识,两个小时之后,我们准备一起做一个乐队。这是没有任何原因的一个决定。他也喜爱摇滚,我也喜爱摇滚,所以就凑到一起来了。虽然那个时候我们太小,而摇滚乐还没有成为时髦。我们也没有想到过这种音乐会成为时髦。我们没有琴,也不会弹琴,却要做一个乐队。这是多么可笑的决定啊!

我们始终没有找到鼓手,曾经有一个人说他可以来敲鼓,可是最后却神秘地失踪了。当时,我觉得做一件事就要把它做到底,做好它。相反就会特别恶心。

我们找到一个地方学琴。那是一个有趣的地方,有唱着民谣消磨时光的大学生,也有着昏黄的灯光,漂亮的墙壁,美丽的女人。它叫古古琴行。被一大群梧桐树包围着,整天弥漫着烟草的味道。琴行的老板说我应该去学贝司,而废废应该学吉他。老板说不为





什么,看着像。老板和我们很像,都是做事情不问为什么的人。他说有的时候不用多问问题,世界上的许多问题都不是我们能够回答的。

那天废废告诉我说他买了把雅马哈的电吉他。我就说我可以有理由去你家多玩玩了。于是有一段时间我天天去废废家。废废会拿出他最好吃的给我吃,我还记得有海苔,有巧克力,有果汁——都是我特别爱吃的东西。废废喜欢拿起琴教我弹吉他,还喜欢在他家的大电视里面放许多乐队的现场演出。那个时候我们听的乐队就那么几个,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朋克,我们就整天看NIRVANA的现场。我到现在还是喜欢着NIRVANA。Kurt Cobain是个天才,一个作怪的天才,暴力的天才,忧郁的天才。他的演出让我感到很“炫”。我一直在想,也许我的生活变得那么乱七八糟和他有关系。

因为有一点很像,他用他的吉他琴头去砸音箱的时候,他的眼神就成为了这种生活,一种——充满各种心理病症,充满各种莫须有的心理病症,甚至是充满气泡的——生活。

废废买了琴。所以我也准备买琴了。可是没有钱是十分大的问题。一开始我只想买一把国产的贝司,那十分便宜,可是手感特别糟糕。后来古古琴行的老板告诉我,他有一把二手的韩国贝司,他不要了。他说,你如果真的要的话,300块就给你了。我觉得300块比国产的要便宜,而且那把琴我弹过,虽然指板有一些裂了,可声音不错。

我想,总是要买一把好琴的。

这样我沉着气跟父母磨了半天,弄来了1000块钱,趁着一个有着伤感阳光的下午去买琴。想不通的是到了那里琴居然彻底地坏了。老板告诉我是从琴架子上摔下来摔坏的。我心里很难过,

觉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为什么我偏偏得不到一把属于自己的琴？这个问题被重复了一个下午以后我坚持让自己哭出来。我想哭出来会好些的。

可是那样却越来越糟糕了，一开始是对音乐特别敏感后来我渐渐对什么事都比较敏感最后我变得很情绪化。

一切都情绪化。

这就像一个苍白的人被一双热切的手抚摩的感觉。如果舒服的话你就叫出来不舒服的话也叫出来。很简单。

我还是会拥有一把琴的，我想。

三

高一刚开学，因此我还没有长大。我总是在想，这个班级可以因为我而改变什么。我觉得自己和他们不一样，我还不不停地告诉自己，你的观点都是正确的。

可改变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没有可笑自我膨胀，甚至要冒着被异化的危险。你想做吗？想说的话就得经受住这些——问题是我当时什么都不懂。

我的前面坐的是一个姑娘。她的麻花辫子很长，一直拖到腰下面。在走路的时候那辫子显得很无力，她还有一张很奇怪没有线条的脸。这一切都显得那么不协调，因为那个时候满大街的女孩子都在流行剪短头发而她的辫子与世界格格不入。我觉得我对她挺有兴趣的，就找她说话。

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她说我叫田丝丝，并且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我说，噢你好田丝丝。她十分做作地把眼睛往上一翻，摇头晃脑地说嗯嗯你好你好。这次对话就使我对她没有什么好印象，我想大概这个女的是一个比我还要危险和离群的家伙。



我的确想和现在的同学搞好关系,仅仅是出于利己的目的也好。因为从开学的那天起,我将和他们一起生活三年。无论喜欢或不喜欢他们,我应该把这个作为社会关系来处理,尽管我讨厌装笑与附和。

让班级因为我而改变是不可能的,我只有默默地跟着班级的步伐走。这会很艰辛。我正在陷入一个泥潭,我是自己跳进去的,现在还刚刚沾到我的鞋,如果我要跳出来还来得及,我这样想。

我还是保持着一种自我的状态。

我们班有个人叫老大,和我一个初中的。从初中起他就叫老大,不是因为他强硬而叫他老大,而是因为人们传说他是一个倒霉的人,碰到他的人都会连续倒霉好几天。一开始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并不相信这些,但是后来我深信不疑。

那天我上楼的时候他刚好下楼,他冲我喊了一声还跑过来拍拍我的肩。我走到楼梯最后一格的时候突然摔了一跤,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摔了一跤。这一跤使我错过了两个星期的体育课。从此我认识到老大这个称呼不是随便叫的,这种谁见了都要逃避的人,被称为老大应该当之无愧。

老大的腿不好,从小就生过病,这也许是他一生都将遗憾的,而且要受人冷眼。这种感觉我知道很不好受。老大还长得像个将要死的老人。所有的人都觉得他将要死去了,他的眼睛透出的无神目光至今想来还是让我害怕。

我还听说一些关于老大的事。讲的是他曾经在上课的时候手淫。说的人把细节描述得非常详尽令我恶心之极。老大在那个时候几乎每天都做那事,可是很奇怪没有人告诉老师也没听说有女生吃惊得叫起来。后来他们说,老大长得那么苍老,也许和他每天做那个事情有关系。我不愿意承认这种说法,但是这似乎由不得

我说。他们总是认定老大的这种行为直接导致了他的种种古怪，因为他们不愿接受他。为什么不是这样呢：老大的种种古怪导致了他的手淫习惯，这种说法似乎对谁都好一些。

手淫这种事我碰到很多，可是没有一个像老大这么彻底的。我不由得钦佩他的胆量，并觉得老大这个人其实并不像他长得那样傻，他也有他的欲望，就像每个人都有的。

欲望很自然。任何欲望都是人生来就有的。有人欲望强一些有人欲望弱一些，但是不可否认你的欲望。你的欲望随你而生随你而灭。假如一个人没有欲望，要么他是死人，要么就是佛。

佛是无欲的。

把这些想法写下来的时候，我猜老大一定没什么想法，他这么做只是要求一瞬间的乐趣。而这种乐趣便是最原始的追求之一。亲爱的老大，千万别把这些追求给压抑了吧，那才是不对的。

四

我和废废在琴技方面的进展很快。我们都有不错的节奏感。惟一不同的是废废从不偷懒，而我却经常缺课。我也知道那很不好，可糟糕的是，父母会让我坐下来，好好地做功课。你得明白，功课并不是一个好东西，把我变傻，可是没办法我还得做。那是因为我吃父母的穿父母的用父母的，所以我得回报他们。这种回报我能做的仅仅是好好读书。

我记得很清楚废废是怎么跟我说的。那个中考前很紧张的日子。我问他你的父母管你紧吗？他笑着说他们不太管我的，从来就不管。他们把那个叫做“放任自流，自生自灭”。我将“放任自流，自生自灭”放在心里面，我知道那是我要的，没有比这个更清晰的了，学会对自己负责，对别人负责。





我没有想通为什么废废高三了还可以学琴。他告诉我,他甚至还想学小提琴学鼓学萨克司。我当时觉得我只有高一,还有足够的时间去学习其他东西。所以我经常认为是父母束缚着我。我爱音乐所以我要学贝司,爱生命所以要多学习,爱摇滚所以不需要束缚。

我决定向父母提出自由发展的计划。很快我找到了机会,在吃晚饭的时候我说我们开个会议吧。

父亲诧异地望着我说会议?

我很不喜欢父母对什么突发事件都一惊一乍,难以应付的样子,这样做让他们显得太不成熟。所以停了一会儿我说是的开个会,讨论一下以后是否可以少管我一点。说这话的时候实际上我的心中很抖,因为我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在这以前我没试过用这种口气跟他们说话。事实上我的话再明白不过,我希望他们别管我。

为什么?父亲始终保持着一一种茫然的姿态。我说,没什么,就是有时候你们管得太多了这让我不好受,难过。我的回答老是在一个很大的范围里面,我点不到根本问题上去,这通常造成他们对我的误解。母亲说你外面是不是和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啊,怎么一下子提出这种问题来。

我说,你们不应该这么侮辱我的朋友,也不要老是把框在一个小圈子里面。我只是想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

我们没有那样做。

我说,没有最好。

很快我对这种谈话不抱希望了,这或者也是体制的问题,因为他们永远不承认自己有不足的地方。白费口舌!所以永远不要指望和你的父母平等地交谈,他们始终是你的长辈。可能等到哪一

天你被允许直接称呼他们的名字了,那时候你可以再考虑一下。

突然的感觉和飞快的失望让我懒得吃饭也懒得做作业,我带着倦态睡下。房间里的漆黑使得光明没有容身之处。

五

第二天我还是照旧去上学,我乘在每天都必须乘的那辆公共汽车上面。早上我乘它去读书,放学我得马上在学校门口乘着它回家。这是一个很没落的车队,售票员和司机都将近更年期,他们就像我的父母一样,每天都在担心下岗,孩子的成绩,和配偶的忠诚。

每天早晨的车子上面都有吃早饭的售票员和抽着烟的司机,他抽的是飞马牌。我默默地看着,然后听着他们谈论家长里短,自己的股票昨天是跌还是涨。接着他们骂两句粗话就开始了工作。售票员阿姨一如既往地不出声音,她等你递上一张人民币,然后给票。我一如往常地说一声谢谢。我的同学说你这个人真虚伪。我说操,是你麻木还是我虚伪?这种情况发生过不止一次,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对别人解释,我的表达能力不强所以我说不清楚,而我越是说不清楚越是烦于是就想骂人。但我始终认为不管怎么样,他们在工作所以他们值得尊敬。

我看着车外,再看看里面。每到下雨车子里面就会漏水,但是车子很干净。我觉得这些售票员和司机很像这车,老朽了,跑不动了,可是还没有休息,而且很干净。

很干净。

比有些藏污纳垢的名牌车还要干净。

就这样想着我来到了学校。天还没有亮起来。我觉得自己就像是在做戏,很早很早地去学校面对着空荡荡的教室和操场,我想





我是在干什么？我的爸爸妈妈都知道我早早地到学校里去了，他们觉得我很喜欢学校，喜欢学校就意味着我喜欢学习。父母们喜欢这么想，因为他们从骨子里头不希望孩子坏，所以他们总是往好的地方想。而我就十分欣赏他们的这种态度，至少，这样子可以使我少挨几顿骂。

因为是刚开学，大家虽然经过了军训可是还并不怎么熟悉，教室里陆陆续续来了几个人，我都叫不出名字，可是他们都认识我了——开学的第一天班主任把我介绍给了全班——由于我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去的，所以得到了特别关照。

你好。有一个模样挺干净的男生对着我说。

我说好，你叫什么？

朱漏漏。

朱漏漏你好。我说。

我想我可以和我的同学交流，这至少是一个进步。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和他们保持一种距离。我并不知道他们，而他们对是不是真的友善我也不知道，所以我要和他们保持距离。并且这里的距离并不是美所产生的原因，而成为了隔阂，我一手制造的隔阂和恐惧。

六

废废打电话给我说，你现在还是不是真的想做乐队了？这话问得我里面很难受。我想这算是一次质问。这多少会伤害我们之间的感情。我想他怎么问了这么一个狗屎的问题。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你不知道就算了么，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安静了一会儿说好吧我做但是你必须把鼓手找到。他说好的。

我挂了电话。其实我很想做乐队的，这是一件十分好玩的事

情,可以认识许多朋友也可以让别人知道这原来不是那么遥远的事情——其实那时候我还认为那离我特别遥远——做乐队! 遥远且神秘的勾当,就像做一个艺术家那样。

我想既然这样了那么就做好它。我乘车去古古琴行,我想在那里找到一个好的鼓手。我看到一个留着标准 OASIS 头发的人,打鼓的。我上去说你好。他说你好。他说你找人打鼓? 我说你怎么知道的? 他说我看出来的。我说那你做不做。他说好啊我还从来没有做过乐队呢。我说最好了。于是我俩一拍即合。

我给他留了我的电话,他也留了手机号。我说谢谢你。他说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说能够认识你我很谢谢你。他憨憨地一笑,说你真逗!

我打了电话给废废,我说我找到一个鼓手,他说是吗,那人是什么样的风格呢,打得好么? 我说还不知道,但人不错——留着 OASIS 的头发的男人。

他说我也找到一个鼓手,是个女的,长得很高而且特别好看。我说那敢情不错啊,那她打得怎么样呢? 废废笑着说刚上了一节课。我很诧异。他说你别急啊她是魔鬼身材魔鬼脸蛋,这个女的棒得很。

我挂了电话,心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到底应该选哪个鼓手呢? 一个是留着 OASIS 式头发的男人,一个是特别漂亮的女孩。被废废这么一说自己倒也倾向于那个女孩子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欲望在作祟。于是我就想,她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打鼓的姿势一定十分好看。

这天就在想象中度过了。

日子都在妄想中度过,这是我后来才明白的道理。有特别多的东西只是放在那里给你想的,但你永远都别想得到,因为其中的





过程太艰辛。

晚上 OASIS 男人打了电话给我。我当时还不知道他的名字，我是在下一次见面的时候才知道他叫豆子的。他说你准备做吗？我说的是我做好了心理和生理上的一切准备。他说那好我有现成的鼓，有场地，我们马上可以排练。我没有考虑太多时间，我说的是的我们做乐队吧。我心想让他妈的美女鼓手见鬼去吧！

七

后来的事情就很顺利。我们找到了主唱，她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女孩子，名字叫蜜蜂，东北女孩儿，特别野。我听过她唱歌，她的声音让我想到一个叫 TURU 的朋友。TURU 很早就生胃癌死了，她的死让我非常难过，所以我没有什么犹豫就选了那个女孩子来唱，她的感觉好极了。节奏吉他手也很顺利地找到了，他的名字叫咖喱，弹了许多年民谣，是乐队里最老的。他的头发像咖喱面，所以我们都叫他咖喱。咖喱的手特别好玩，总是弯着，并且不停地动。

我们在排练室里进行了第一次排练。我们排的是《Animal Instinct》，CRANBERRIES 的歌。这是我提议排练的。我十分喜欢这个乐队，因为特别纯净的缘故。而我当时是非常标榜纯净的。

歌很简单，四个和弦循环。但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做乐队，都特别紧张，经常不齐，或者就是节奏不稳，反正有特别多的毛病。这首歌我们排练了一个礼拜。最后排好的那一遍，我们都显得十分兴奋。咖喱说这遍真的很整齐！我们在一旁傻笑，只有蜜蜂叫着说咖喱你请客吃饭。但咖喱没有钱。

为了庆祝我们的第一首歌排练成功，我们还是到了附近的小饭馆里吃了一顿。每人叫了 5 块钱的牛肉炒饭。老板是个好人，

给了我们许多牛肉,而且还特别香。最后我们赊了账。老板说没事,你们是搞艺术的。

我听了心里很难过。我想艺术家就是这样的吗?我实在不能被称为艺术家,而在做乐队之前我还在为自己将成为一个“艺术家”而感到兴奋和神秘。

可现在我们只不过是扒了别人一首歌,却被一个饭店老板称为艺术家。这是一个善意的称赞,或者说是恭维,但我不能接受,他的话我只能曲解为变相的嘲弄。这到底让我认清了自己什么都不是。真正的艺术家应该创造出让人感动的东西,而且,他们并不以艺术家自居。

我们骗了饭店老板,骗了自己。我发现之前我的打算实在是太轻松了,我决定脚踏实地地做乐队。

我当时是多么的虚荣啊多么虚荣啊多么虚荣啊!这是至今想来我都不敢轻易回忆的一段。我总在想,是因为搞艺术才感觉虚荣,还是因为想虚荣才去搞艺术?而做一个小小的摇滚乐队能算是艺术吗?那么,和摇滚一起,诗歌、电影、戏剧,都一下子成为精英文化的宠儿。这其中的虚荣与不可告人的秘密,自是不可多说了。

八

我的学校生活一如既往。平淡得像白开水。
或者,白开水中掉进了虫子。

九

Die, Rekko Die!!!



REKKO 失恋了。于是我认为她要死了。